

# 感染使用抗生素的瓶頸

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 院長 廖桂聲

我們可以很清楚大部分的急性支氣管炎，所引起的惡寒’發燒’頭痛’全身酸痛’倦怠’食欲不振’喉嚨痛’咳嗽...等等，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故抗生素的治療不僅沒用且會造成細菌的抗藥性與身體整體免疫系統的異常以及內分泌的失調。所以，醫生能夠幫助病人的事，是跟病人溝通並教育病人正確的用藥知識，這才是醫生的天職。醫生不用抗生素治療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是一種明智之舉，而改用抗病毒的化學藥物，至今又導致了病毒的反撲，而造成了病毒的抗藥性。所以，只要流行感冒一來，打個噴嚏，就令人心驚膽顫，因為西藥已沒有任何特效藥，來治療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所以，許多人都得了恐慌症，唯恐稍微不慎就會命喪黃泉。其實，很多流行感冒的疾病，都會與我們身體的整體免疫系統，依著演化的定理與我們和平共存且共生共榮。試想一下：我們的身上，若沒有這些細菌’病毒及許多的微生物，我們真的能繼續存活下來嗎？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面對流行感冒，我們大可不必庸人自擾之，面對西醫治療疾病的殺細菌’殺病毒的醫學治療邏輯，所導致治療的迷思與及科學的不確定性與極限性，可追溯自一九零五年諾貝爾獎的得主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其主張〈細菌致病學說〉，所以，到現在的一百多年來，醫學家或科學家對於

疾病的產生與治療，一直著重於在殺死微生物而忽略了身體的整體免疫系統才是生病的最大關鍵因素。不可諱言，在二十世紀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各種精密的儀器檢查與外科手術的進步，確實帶給人類莫大的福報，但相對於佔疾病的比例原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感冒或微生物感染，現代的化合物療法幾乎是到了窮途末路與束手無策的困境，追根究底，之所以會這樣還是在於〈微生物致病學說〉的理論迷思，怎麼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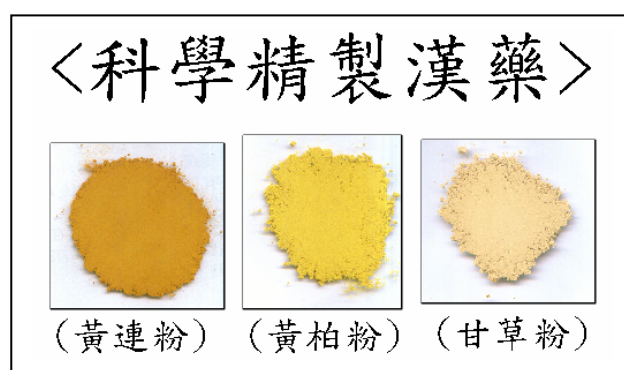
我們只要用一般的常識就可以清楚的判斷這個理論的許多盲點，因為我們身體的細菌、病毒或其他的各種微生物在演化上已不曉得經歷了幾千萬年，已與我們和平共存且共生共榮，可以肯定與我們共存的這些微生物大部分都是對我們有益的，只有少部分的微生物，基於演化的不變定理，才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一些影響，但我們的身體免疫系統，也有很好的天然防禦措施，身體會藉由發燒殺死微生物或抑制微生物的活性，但是絕對不會把這些微生物全部殺死掉，基於演化的定律，微生物與宿主終必和平共存且共生共榮也！所以身體的防禦系統有如一座堅固的保壘，它還會藉著激烈的咳嗽、嘔吐、腹瀉，把這些多餘的微生物排除體外，而這些多餘的微生物再繼續生長繁殖跟所有的萬物一樣，繼續循環於演化的定律中，所以，萬物得以生生不息，因此，以殺菌來治療疾病的這種觀念，聽起來是很科學的，但是稍微深思

一下,其好菌'一般菌與壞菌全部都殺,這到底又算哪門子的科學?〈殺菌論〉的學說一出之後,就有許多前仆後繼者跟著燒香默拜,猶有甚者,於一九零八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愛爾力希(Paul Ehrlich 1854~1915),其主張以〈特定的化合物治療特定的疾病〉,所以,人類一向用天然的藥物來治療疾病,至此發生了大蛻變,人類開始用人工的化合物來治療天然的疾病,而愛爾力希是始作俑者,其利用眾多的化學染劑的化合物與日本的羽田佐八城博士合作研究這些化合物,一直研究到第六百零六種的化合物染劑,才確定了這種染劑可以殺死梅毒的螺旋體桿菌,於是開啟了人類利用化合物來治療疾病的新的里程碑。但是,人類在普天同慶於這個新紀元時,一開始可能高興的太早了,只有看到一丁點成功的喜悅,卻忽略了化合物帶給天然人體的莫大副作用。這個可治療梅毒的六零六染劑,其實是一種砷的化合物,其藥效在當時享有魔術子彈(magic bullet)的頭銜,但對人體卻充滿了劇毒,例如:以六零六染劑作靜脈注射時,若沒打到靜脈血管而打到肌肉時,就有可能造成肌肉組織壞死,甚至必須截肢來救命,六零六這種化合物的染劑,其副作用還會造成眼瞎'耳聾'死亡,更甚至於梅毒再度發作,因其對人體的劇毒實在是罄竹難書。所以,人類還是在這〈殺菌論〉的學說裡,努力的拼命鑽研,於是磺弓劑也是化合物染劑的殺菌藥,於一九三二年被發現出來,所以朵瑪克(Gerhard Domagke 1885~1964),於一

九三九年成為諾貝爾獎的得主，因此人工化合物的治療更邁入了另外一個更高的境界，但是，這種化合物的染劑，對人體的副作用還是太大了，有人會對其過敏造成史蒂文森氏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其症狀會有全身皮膚'黏膜潰爛的後遺症，在四'五天內可能導致器官衰竭而死亡。人工化合物的殺菌劑，在好菌'壞菌一起殺的同時也殺了人，所以，到現在還一直在找比較沒有副作用的殺菌劑，終於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九四五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弗萊明(Alexander Flemming 1881~1955)於一九二八年發現了盤尼西林(Penicillin)可以殺菌，這是一種青黴菌分泌的天然物質，所以，又叫做青黴素，這種天然物質的殺菌劑比六零六及磺弓的人工化合物安全多了，所以，就取代了六零六與磺弓的地位。盤尼西林又名為抗生素(antibiotics)乃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史漢(John C. Sheehan)教授所命名，之後，各種細菌分泌的各種不同的殺菌物質，亦名之為抗生素。但弗萊明在發現盤尼西林之後，沒多久也以實驗證明了葡萄球菌會對盤尼西林產生抗藥性。聰明的人類總是一直在遭遇問題，也不斷的在解決問題，於是藥廠在一九六零年又以人工的化合物合成了甲苯青黴素(methicillin)，用來殺死已對盤尼西林有抗藥性的金黃色葡萄球菌，一開始勢如破竹，但好景不常，在短短的一年裡甲苯青黴素依舊抵不過演化的定律，還是產生了抗藥性，不僅是抗生素的命運如此，連抗病

毒的藥物亦然走向這條不歸路。

近百年來的流感病毒其不斷的變異，已讓所有的克流感藥物造成了抗藥性，在西元 2003 年三月〈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說明 A 型流感病毒 H1N1 的 N1 凹槽上有一個 274 序號氨基酸容易變異並且在這一年內已對克流感的抗病毒的藥物完全產生抗藥性。至此，人類只有製造疫苗才可以解決流感的問題，這種彷彿是世界末日的夢魘，現在正在世界各處上演。然而，我們很清楚，不管是細菌或病毒的突變都只是演化的一小部分，我們大可不必大驚小怪，更毋庸終日惶惶。〈〈新漢醫學〉〉本著老祖宗的智慧與經驗，研發天然的〈科學精製漢藥〉並且以身體的整體免疫系統作為治療疾病的依據，而非以殺菌、抗病毒作為疾病的治療原則，所以，將帶領我們融合於演化的定律，也將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微生物，和平共存且共生共榮。



而我們現在已跳脫舊式的理論邏輯與條文架構，亦擺脫甚麼證狀用甚麼方劑的包袱，而是，甚麼證狀用甚麼藥且只要在這十味藥裡選擇適當的三至五味藥，其藥效將可斬釘截鐵，勢如破竹，百病皆效。此言非

虛也，更絕非自大之詞，我們深信因果之說，亦願負起此說造成的功過與善惡業力，說真的，只怕有緣者不去試，真金不怕火煉一試便知，所言真的非虛呀！

將有如浴火重生的火鳳凰，守護著我們的身心靈，守護著我們的生命，守護著我們的子子孫孫。我們用生命血淚交織而成的臨床實際驗證，願意與所有的有緣人，共同分享，更希望把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承下去並且發揚光大。

